

啟禎兩朝剝復錄

啟禎兩朝剝復錄三卷

貴池吳應箕纂

天啟六年 丙寅

正月

南京通政使魏應時閒任

以何廷樞叅之也

夏之令卒于獄

王之家等贓銀勒限速解 上傳與吏部都察院犯

官王之家周宗建張慎言熊明遇方大任等及故

陶翽先楊蓮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 旨行彼
處撫按追贓已久如何不見回報顯屬違玩還着
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作三朝要典

諭內閣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綱慈孝忠敬古
今之通義惟我 皇祖神宗早建元良式端國本
父慈子孝原無間然而奸人王之竄翟鳳翀何士
晉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乃借挺擊以要首功
皇考光宗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病純孝

彌張而奸人孫慎行薛文周張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怨迨皇考賓天朕躬纘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助而希非望之福將憑几之遺言委諸艸莽以待封之宮眷視若寇讐臣子之分謂何敬忠之謫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而守正諸臣凡因三案被誣者次第賜環布列有位特允部院科道諸臣之疏將節次明旨并諸臣

正論命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卽于新春開館纂修特命輔臣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爲總裁官施鳳來孟紹虞曾楚卿楊景辰姜逢元爲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啟光余煌朱繼祚張狝萃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爲纂修官凡係公論一切訂存其羣黨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功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皇祖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覲光揚烈之意○內紹吉啟光非詞林而與纂修之列而繼祚琪芳後官

至九列蒙彈射而不去可耻甚矣

野臣曰予觀要典之作蓋諸邪臣借以脫其傾陷正人之罪而掩其揶揄逆璫之私者也然而欲蓋彌彰其是書之謂歟今板雖燬幸其書猶有藏者嘗試虚心評覈則是非邪正較若觀火竊謂楚黨之狼心毒手欲以顛翻世界而實爲萬世名教干城也嗚呼孫之辨之哭別如綸曹谷等之爭誰知其適爲他人地哉

野臣又曰要典所立三案如舞擊紅丸二者以

君父爲嘗試阿衡宮縱弑逆殺忠良故廷元從
哲諸人罪不容誅矣而王之宗孫慎行等所謂
功在社稷大義日月而行者也予嘗論之

神宗之急殺龐保劉成與太子之請無浚求者
是也非是則骨肉之間不能懽然無間至于案
罪而誅之引義固爭使亂臣賊子有所怵而不
敢復萌幾倖之心以置國本于泰山磐石之安
者此人臣之職也根株在內伏戎在旁豈得以
不焚獄詞爲田叔過激乃至以爲貪首功居首

貨執諸正論者傾之不遺餘力嗚呼慘矣專諸
之禍不成然後女戎與毒藥發此孰非風癩之
說所遺哉李固不推宋御醫後世以爲失計君
死誰手而反賜金增秩然則引以趙盾許止之
法則將焉追彼相哉奈何以宗伯爲邪說排忠
擠良護繼擊之局于不變也若夫移宮則稍異
楊漣之爭凌忠大義買繼春之疏亦不妨兩存
迨逆罔借以肆楊左之毒而買亦自汨其初意
附其說者又加厲焉爾無辜紅丸以是爲結局

故三案者實一事而論三案以殺人者實一意也本朝近三百年其間大禮大獄爭者不一受禍者亦不一要無如三案之酷其他是非或俟久而論定三案則自定之故要典者逆黨借以殺人之書實卽亂賊自定之爰書以垂戒于天下者也詭謂是書之作爲無補也哉

尙寶司少卿范鳳翼姜習孔給事中孫紹統傅梅吳鳴虞俱削奪

以曾應瑞奏之也

御史姚祚端薦房壯履錢策王繼曾過廷訓郭允厚
孫杰報可

以徐兆魁爲刑部尙書

陪兆魁者喬應甲也兆魁到任爲正月十三日至
二十日卽治惠世揚之獄招語盛饒東林且責世
揚二十五板

以周應秋爲左都御史

應秋有家人呂慶善京能每伺魏良卿過卽以烹
蹄遺飯時魏疑歸德意

以薛鳳翔爲工部右侍郎

陪鳳翔者郭尙友也

以陸軻榮爲浙江巡撫

陪軻榮者郭鞏也

以元詩教爲河南巡撫

詩教意氣橫恣爲呈秀所忌求僉院而以陪推中
州點用蓋違之耳

以李思誠爲禮部尙書

陪思誠者略從字也從字後以禮部陪溫體仁

得點用

以董可威爲工部尙書

初推徐紹吉薛貞有 旨大工緊急再推王在晉

董可威徐大化房壯麗竟用可威

以馮嘉會爲協理戎政侍郎

初推閩鳴泰斬于中鳴泰留經畧用再推劉遵憲
馮嘉會郭尙友徐如珂竟用嘉會

以畢自嚴爲南京戶部尙書

以范濟世爲南京兵部尙書

以陪杜士全得用

吏部題覆阮大鍼薦傅楚等報可

傅楚徐從治服闋起敘曹履吉督學別如給擬部
候選馬人龍以副使起用阮自華以知府起用李
春燁以京堂留用謝陞需次推擢

以張朴爲兵部侍郎總督宣大

以陪郭尙友得用

以房壯麗爲工部右侍郎

陪是處者沈演也

以喬應甲掌南京都察院

陪應甲者薛貞也

以胡東漸爲操江僉都御史

以陪秦聚奎得用

以吳中偉爲順天巡撫

二月

尙寶司丞張鍵閒任

以顧宗孟參之也

原任太常寺少卿曾汝召浙江參政魏士前原任編

修給事中主事等官方延年章允儒郝土膏顧錫時
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俱削奪郝土膏仍令撫按提
問追贓從重議罪

以徐復陽叅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擬斬

時徐兆魁爲刑部尙書徐大化大理寺卿劉廷元
都察院而會審則爲御史徐揚先丘兆麟是以世
揚竟處大辟

賄官鮑應蒼陳大綬削奪

以徐復陽乘之也

御史張慎言遣戍原任御史周宗建侍讀穆昌期俱
中旨鞫騎逮治

山西撫按柯臬安伸問明張慎言遣戍具奏奉

旨張慎言黨私害正避差鑽差罪難枚舉今以監
守自盜永戍姑依擬其周宗建贓私該撫按久不
回奏聽其逍遙無忌成何法紀穆昌期已今削奪
仍繡衣黃蓋開館招賓更見縱肆卽着錦衣衛差
的當官將周宗建穆昌期扭解來京究問

原任巡撫處天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
周順昌御史李應昇黃尊素俱緹騎逮治

以李實參之也○實不識字素與忠賢忤時傳菴
語謂蘇人謀翻局順昌等既對人罵忠賢而尊素
居湖上時實嘗投刺往謁素拒不見會刑部侍郎
沈演奏記魏瑞稱其事有跡瑞差親信密訪者數
四實司房適在都聞之大懼遂代實具參疏瑞從
中下其事諸人一時俱逮疏卽不出實手而七臣
駢戮寃動神人實死有餘辜矣或曰忠賢使人賺

出印信空本李永貞代爲之。○魏大中逮過蘇州
順昌餞送之。且以女許結婚。忠賢聞而啣焉。倪文
煥忝之削職。至是被逮。吳門遂有擊殺緹騎之變。
忠賢聞之頗恐。一驚。又奏殺五人以解璫。忿一驚
之死於陰。殛猶幸也。

閻鳴泰以原官兼右僉都御史。整飭薊鎮。

以顧秉謙揭薦之也。頌璫疏。惟鳴泰語極無將。
以王點爲大同巡撫。

原推郭增光爲主。以借得之。

以郭允厚爲兵部左侍郎

原推謝啟光孫杰而內 旨用允厚

吏部公舉邊才孫杰報可

孫杰 霍維華 潘汝麟 張捷 秦聚奎

曹思誠 郭增光 曾汝召 劉廷宣 郭鞏

孫元化 姚宗文 邵輔忠 劉廷元 馮三元

王繼曾 徐景濂 張惟任 項之彥 董漢儒

張鳴鶴 何熊祥 張廷登 岳和聲 徐必達

張維樞 馮師孔 李棲鳳 歐如杞 仙克禮

洪承疇 張允登 岳駿聲 莊祖誨 葛寅亮
所舉多附逆者不然亦老髦庸鄙惟師孔承疇人
共許之

以謝啟光爲吏部左侍郎

原推薛貞朱一桂徐大化等而內 旨用啟光

以來宗道爲南京禮部尙書

宗道小人之雄也逆璫旣敗之後宗道爲內閣于
附逆諸臣稟 旨猶云守正不阿爲御史寧光先
所糾

以張維樞爲陝西巡撫

陪維樞者楊邦憲也

以郭允厚爲兵部左侍郎李春燁爲兵部右侍郎
石三畏薦王之臣王弘祖余大成報可

三畏親呼忠賢爲父曾于客筵點劉瑾醉酒一劇
瑤脚之遂被禱然時以附逆瑤而反爲瑤怒者
實有數人如曹欽程徐大化徐兆魁徐紹吉喬應
甲王紹徽馮銓沈演元趙之顛予多畧而不書懼
混其實也

以房壯麗爲吏部右侍郎

陪壯麗者范濟世郭尙友也

以沈演爲刑部左侍郎

陪演者顧慥也演素與兄漣忤而漣與內通演復借兄以媚璫遂得司寇後爲人所發璫惡之罷去演曾翻刻三朝盛典

以張鶴鳴爲南京工部尙書

鶴鳴曾與沈漣同結客光先以通璫及借無發其奸者

以王業浩掌河南道

原題王心一爲正竟用業浩以其曾參曹于汴駁
易應昌也

以孫杰爲工部左侍郎

以陪郭尙友得之

以徐大化爲工部右侍郎

陪大化者吳中偉也

三月

兵部主事陳祖苞闕任

以崔呈秀叅之也

原任御史方震孺擬絞

時霍維華疏救之蓋欲借爲自文地也

南京戶部侍郎等匿大倫魏說俱削奪

以何早叅之也

原任吏部尙書張問達着捐資十萬助餉

以牟志夔叅之也

禮部侍郎成基命開任

基命與魏廣徵不合故題纂修實錄因得開任

翰林院姜逢元開任

逢元修要典曾閣筆而歎也

魏良卿封肅寧伯

以緝獲奸細武長春功也給與莊田鐵券祿米一
千一百石

以潘汝禎爲浙江巡撫

陪汝禎者馮三元也六月汝禎疏請建逆祠于杭
州自此而各巡鎮皆有祠逆祠遍天下則汝禎風
之也

南兵科袁玉佩改北

以徐兆魁薦之也內併薦閻鳴泰時徐揚先亦有疏薦之

以劉廷元爲左副都御史

初推姚宗文張至發再推劉廷元李精白乃用廷元

以王之臣爲經畧閻鳴泰爲薊遼總督

二人不由會推以題塘報用之

以郭增光爲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元詩教見怒于崔呈秀歸遂用增光

以倪思蕙爲南戶部侍郎

以劉詔爲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璫喜容至冀詔郊迎至祠行五拜三叩頭稱九千
歲時同詔呼者秦士文黃運泰也○遵化道耿如
杞見璫容不拜詔立以事劾之逮問薛貞擬斬以

聞允之

以林宰爲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

四月

原任右僉都御史熊明遇鄧漢徐良彥通政黃龍光
吏部郎中柳維璉俱遣戍龍光僉妻着伍

御史劉大受王心一俱削奪

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龍自盡

緹騎未至攀龍拜表投池被難大臣以此爲得體
南光祿寺卿史弼削奪

崔呈秀帶僉都御史銜

以田景新薦之也

五月

周順昌卒于獄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皆相繼死先
左光斗諸臣之逮也尙有生出之望故獄訊卒不置
一辨順昌至知必死遂廷叱許顯純終死無屈詞繆
昌期拷掠加援以楊漣二十四罪疏爲繆屬艸也
已故左都御史孫瑋追奪

以喬應甲繫之也

原任刑科給事中毛士龍遣戍僉妻着伍原任吏部
員外夏嘉遇充徒不准納贖原任尙寶寺卿姜志禮
削奪

以毛一鷲打問毛士龍招由具奏得 旨

原任尙書等少卿韓繼思在籍開墾

御史劉之厥開住

兵部尙書劉遵憲終養

逮治徽州吳養春等送鎮撫司究問

此黃山一案蓋吳孔嘉陷之也遵憲欲借此網以
殺三吳名士云

禮部尙書孟時芳回籍

太常寺卿陳宗契少卿周之綱開住

揚州府知府顏容賄削奪

太監劉燦叅之也

原任知府劉鐸提問

刑部尚書徐兆魁奏辨厥疏備陳李柱明李承恩
用賄求劉鐸方震孺居間懇御史溫國奇求寬已
實不知而司官不爭致衙役羣搶承恩之家皆
率屬不嚴之過宜提問各役正罪奉旨徐兆魁
縱容司官吏書受賄賣法全不知愧而強辭飾辨
溫國奇執法臺臣反爲重犯求寬都着閒住劉鐸

犯罪得釋今又代人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來
問罪方震彌追贓未完復增一案罪上加罪其受
賄司官俟鎮撫司問明具奏處分

以崔呈秀爲工部尙書

陪呈秀者薛鳳翔也

以施鳳來爲禮部左侍郎

陪鳳來者李康先也

六月

初一日御史黃尊素率于欽

初二日御史李愿昇繼卒

大學士馮銓聞住

以陳朝輔參之也有旨追本說輔臣事跡多端
着回籍以俟公論之自定

初銓父官某蕪與元詩教有舊故銓既相特起詩
教田間六年李魯生李蕃既棄魏廣微而歸其門
思以元輔擁銓令趙胤昌論丁紹軾會忠賢杖殺
吳裕中事遂已銓素與呈秀等爲璫私撰內旨入
關後大有穢聲於是霍維華孫杰徐揚先等以呈

秀爲璫最寵思推轂枚卜因與盧承欽陳朝輔李
燦然王業浩劉徽龔萃蕭等密謀令吳淳夫先糾
銓盧陳繼之銓去後恐王紹徽不登啟事于是劉
徽袁鯨糾紹徽而萃蕭出內外兼用一疏以堅之
紹徽廉得其事于辨疏伐其謀衆懼璫心變事遂
寢自是而魯生與孫霍分途矣

又六月

以謝啟光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以郭允厚爲兵部左侍郎李春煇張廷左侍郎袁可

立兵部右侍郎呂純如添註右侍郎

以朱一桂爲南京左都御史

以曹思誠爲刑部侍郎

以陪吳中偉得之

以李精白爲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以陪姚宗文得之

以馮三元爲左僉都御史

初推霍維華張至發再推馮三元丘兆麟乃用三

元

以閔夢得爲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
偏沅

七月

原任御史方大任發配

翰林院庶吉士李建泰回籍

刑部司官養師僮馮士渠李升俱削奪

以其不潔入劉鐸方震孺也

御史溫國奇冠帶閒任

以其爲劉鐸求寬也

以周應秋爲吏部尙書

應秋每朝候崔呈秀極足恭之態而事忠賢尤卑
諂一日忠賢與語曰尔江南人如何好粥應秋誤
聽以爲竹也寄書其子將圍竹盡砍以爲魏上公
不欲江南人好竹耳及忠賢敗應秋捧其足而泣
曰兒子如何過天下傳而笑之

先是逆璫陷害正人率據叅疏行之應秋爲冢宰
善逢其意有不悅者皆以推陞議處于是衆正盡
遭網羅蓋又一變局也

以馮嘉會爲兵部尙書

陪嘉會者王在晉也嘉會爲忠賢腹親故得本兵以薛貞爲刑部尙書

陪貞者斬于中也貞後以劉鐸事發擬辟遷延一載不赴詔獄人無不切齒者

施鳳來李國楷張瑞圖俱入辦事

時枚卜者錢龍錫施鳳來李思誠張瑞圖駱從宇李孫宸鄭以偉李國楷王應熊王祚遠孟紹虞內用其三然錢與鄭係正人何以同與覆甌之選豈

館中論資雖逆黨有不能盡廢者歟

野臣曰或謂逆璿時拜相者皆魏家閣老其然豈其然乎然統計內閣稱頌共二十八本而票擬諛旨贊導過當者不可勝舉蓋自魏廣微倡先附內倒授太阿而顧秉謙票擬厥臣與皇
上並稱黃立極來宗道等相率效尤則律以無
將之誅此輩安所逃哉而施鳳來之撰詩文張
瑞圖之書聯扁直以文隸畜之又不足道矣故
士大夫不幸而爲 熹朝宰輔也然此時之宰

輔實誰爲之哉嗚呼謂之爲魏家閣老豈誣也歟

八月

戶部主事陸康復張履端俱開任

兵科給事中杜三策山西道御史侯恂禮部主事徐應秋俱削奪

原任御史方震孺擬斬知府劉鐸擬斬决不待時

薛貞覆奏爲之也仍責鐸二十五板鐸素善魏良卿得釋罪侯補良卿偶密叩鐸曰當日官旂之出

公費幾許鐸曰三千金耳良卿戒旂較還之遂爲旂較所銜邏其在獄居間一事厥怒疏叅復逮會其妾以鐸醮謝神祇家人有怨鐸者以詛咒報王體乾體乾欲借以結厥懽遂具疏以聞尙書薛貞先爲工部侍郎以救火獻諛得擢因忠賢怒鐸等遂駁司官之議擬震孺加絞罪一等斬鐸詛咒重臣决不待時疏入允之鐸與曾雲龍彭文炳劉福等卽日斬首西市方景陽死仍戮屍司官高嘿陳震豪徐日葵湯本沛俱以不遵堂批徇情賣法降

三級調外任

原任河南布政錢士晉遣戍

南工部侍郎盧大中致仕兵部侍郎武之望回籍

禮部侍郎錢龍錫巡撫福建朱欽相光祿寺卿徐如珂通政倪思輝俱削奪

俱因推陞處之

廣東叅政曹學佺削奪

以劉廷元叅之也廷元有三朝要典一疏得旨

皇考實錄已有旨改正宜卽擇日開館舉行曹學

仝私撰野史搖惑人心本當拏問姑從輕削了籍
爲民其書板卽行彼處撫按焚毀

行湖廣撫按提熊廷弼家屬變產追贓銀十七萬兩
以梁夢環奏之也

巡按廣東王政新聞任

以薦曹學佺也

周起元卒于獄

以魏應嘉爲兵左侍郎

應嘉曾攻熊廷弼後復悔之

以郭鞏爲兵部右侍郎

鞏自給事中累升至侍郎皆未到任乃從來銓法所無者

刑科給事中蘇兆先薦李徵儀陳保泰報可保泰按粵爲民所歐赤身奔竄憲體掃地

以朱童蒙爲延綏巡撫

賞其殺周起元周順昌之功也

以聶慎行爲南吏部司官

一九月

吳淳夫加陞京堂

以郭興治薦之也

以靳于中爲南京刑部尙書韓日績爲南京禮部侍郎

以呂圖南爲通政使

以王家禎爲戶部右侍郎

陪家禎者尹同臯也家禎後有頌璫疏

以林欲楫爲南京吏部左侍郎

欲楫後有頌璫疏

以李待問爲應天巡撫

待問狡猾璫敗猶耐彈云

以章光岳爲南京太常寺少卿

時正升者蔡獻臣也

以謝啟光爲南京兵部添註右侍郎毛一鷺爲南京
兵部侍郎

以李逢節爲南京工部左侍郎

以曹思誠爲吏部左侍郎

以趙紱爲通政使楊紹震爲通使改叅議

十月

諭厥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事衙門體訪奸徒

諭內閣朕昔在青宮便聞 皇祖年間有逆犯皦

生光者捏造妖書謀危宗社離間 皇祖誣害大

臣朕潑爲痛恨切齒自朕冲齡踐祚之際值東林

邪黨盈朝陷朕孝德不光或棄 祖宗封豕不顧

幸荷上天默佑寶璽呈祥臚朕憬然羣奸敗露其

元惡大憝雖伏芟除而協從宵壬不無漏網前已

屢屢特諭開曉再三欲令易面革心咸與更始不

謂法紀凌替之後人心迷罔已深乃尙有等未盡
奸徒怙惡不悛密弄線索或巧布流言蜚語或捏
造匿名文書害正黨邪焚惑視聽卿等可傳示厥
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事衙門廣布軍番嚴加體
訪如有前項奸逆仍蹈前愆確有的據卽先將正
身拏住具奏細七嚴審必要窮究到底根鞫造謀
主使之入明正典刑以息邪說昭朕一代平明之
治

時忠賢將以妖謗疑皇親張國紀及被斥諸臣而

孫杰邵輔忠密爲具袖珍小摺開具應剪諸臣姓名欲令忠賢乘此殺張國紀危中宮復因國紀興大獄殺林下諸臣此論出遠近不寒慄矣

禮部侍郎彭凌霄在籍調理

工部郎中潘遠削奪

謂其黨附熊廷弼也

原任兵部侍郎何士晉太常寺少卿程註俱撫按提問照原叅數目追贓助工

吏科右給事中沈惟炳削奪進士程良壽除名

以梁夢環叅之也良籌註之子

陝西叅政沈應時叅議周汝弼削奪

俱因推薦處之

嶽州知府石萬程削奪保定知府祝萬齡閒住

以李魯生叅之也

肅寧侯魏良卿封寧國公子世券誥命

以姚昌彝爲吏部司官

與聶慎行皆以賄得也

以韓日績爲吏部侍郎

以孫輔忠爲兵部尙書晉右侍郎事

陪輔忠者霍維華也

以潘濟爲刑部左侍郎郭尙寶爲刑部右侍郎

尙寶後廢王永光爲冢宰復起用王洽力爭之不能得

以張三杰爲甘肅巡撫

陪三杰者朱國盛也

以朱一馮爲福建巡撫

崔呈秀等以殿工告成加陞有差

郭興治陳王庭實毓祥俱陞太僕寺少卿仍管科道
事

十一月

南京禮部郎中洪敷教閒任

工部主事王則古削奪

以其爲趙南星高攀龍死黨也

四川叅議張鵬雲削奪

監生王贊化送刑部治罪

以汪若極叅其作書譏刺魏忠賢也

主事韓于宣削奪

于宣曠之子也

禮部侍郎等官唐大章劉洪訓劉鍾英俱削奪

以袁可立爲南京戶部尙書

陪可立者林宰也可立交結忠賢禮甚厚

以劉廷元爲南京兵部尙書

陪廷元者黃運泰也廷元說逆璫曰金陵重地願
往收其人心璫喜用之而北都則崔呈秀爲木兵
天下兵馬大權兩人一手握定忠賢擁戴之勢成

矣。

以聞洪學爲南京右都御史

陪洪學者商周祚也

以許其進爲山東吏部司官

其進以事復畱署刺曰新陞吏部司官仍管揚州府推官事

以王應泰爲陝西吏部司官

應泰以陪推得之後爲河南主考出題獻媚且試錄列諸銜人唾而罵之

十二月

原任御史房可壯知府楊嘉祥俱撫按提問

以張汝懋叅之也

雲南總督閔夢得貴州巡撫王城俱調別衙門用

以李魯生叅之也

江西布政真憲時削奪

因惟楚撫處之

熊廷弼行撫按提家屬追贖百萬原任給事中毛士龍法司提問劉弘化撫按提問房可壯巡鹽御史提

問樊尙燦削奪

以劉徽叅之也

原任侍郎王之寀提問孫慎行遣戍

武舉顧同寅孫文牙等俱着東廠究問

以門克新叅其作詩譏忠賢也

御史馬鳴世削奪劉其忠閒任

因題差處之

太僕寺少卿涂喬遷削奪

因推升處之

吏部主事徐天衢削奪

因推升處之

原任工部郎中萬燦行撫按提家屬追贓

以逆黨追恨之也

以楊邦憲爲江西巡撫

正推真憲時也憲時削奪故邦憲以陪得之江西
時有三羊之號邦憲爲羊頭

以張鶴鳴爲貴川總督

陪鶴鳴者朱燮元史永安李棲鳳傅宗龍也

以范濟世爲南京戶部尙書

陪濟世者張也

以潘濬爲刑部左侍郎陳九疇爲右侍郎

以謝存仁爲雲南巡撫

黃運泰加戶部尙書照舊管事

運泰見忠賢屈膝扶起以老黃呼之其建逆祠也
奉迎喜容于郊五拜三叩頭乘馬前導如巡撫劉
詔之儀至祠所安置瑞像訖運泰列班丹墀率文
武大吏五拜三叩頭已至像前萬福口稱名某事

某事蒙九千歲扶植叩頭謝又某月某日蒙九千
歲升拔則又叩頭謝就班仍五拜三叩頭旁觀者
爲汗下決踵運泰揚匕自得焉

以馮三元爲左副都御史

三元主邪盟而人無發之者

閻鳴泰加兵部尙書太子太保照舊管事

邵輔忠兵部尙書晉左侍郎事郭鞏陞添註左侍郎

呂純如兵部右侍郎霍維華陞添註右侍郎

以許宗禮爲僉都御史

以吳淳夫爲戶部潑註左侍郎

以吳應琦爲南京大理寺卿

應琦

以商周祚爲南京工部尚書

以許可徵爲兵部尚書

啟禎兩朝剝復錄四卷

貴池吳應箕纂

天啟七年

丁卯

正月

禮部尙書汪輝詹事蕭命官削奪

俱因會推處之

孫文豸顧同寅俱處決李道元等貢一百棍遣戍仍
立枷

薛貞覆審也

大理寺少卿陳胤叢知府汪康謨削奪

俱因推陞處之

原任翰林院修撰文震孟除名永不敘用

先年刑部尙書王紀以功客氏被放震孟疏救亦遭斥至是逆璫復追憾之

原任巡撫甘肅李若星行本省撫按打一百棍遣戍先是有傳若星將起義兵清君側之惡者璫極切齒故遭慘禍蓋欲斃之杖下也時撫臣爲郭尙賓按臣爲鮑竒謨承望內旨杖若星最爲楚毒

二月

原任知縣盧化鰲削奪擬徒永不敘用

以汪文言事株連之也

山西副使陞任江西叅政胡士容緹騎逮治

士容強項得罪內 旨以騷擾驛遞處之

陳以瑞削奪

逆嗣成以瑞謁拜匍伏及入佛殿長揖而已忠賢聞而怒曰我豈大于佛耶未幾削奪○時以附逆被處者日亦不絕特書此以爲小人之戒云

御史吳姓周邦基謝其舉梁元柱吏部郎中張其實
俱削奪

俱因例轉處之

以倫肇修爲大理寺少卿

陪肇修者陳胤叢也

以李孫宸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陪曾楚卿得之楚卿以張鶴門生數處

以王志道爲南京通政司叅議

以陪王伉得之

以曹爾禎爲戶部侍郎

陪爾顏者李若珪也

以趙紱爲兵部右侍郎

陪紱者詹爾達也紱送藩王之國一路奉璫旨爲
謹

以潘濬爲南京刑部尙書

以陪王之采得之

以張維樞爲南京刑部侍郎

原推胡東漸王璵王點而維樞得之

以呂圖南爲通政使

以陪詹爾達得之

以胡廷晏爲陝西巡撫

廷晏庸耄卒貽秦中盜賊之禍延于天下而陪廷
晏者劉澤浚也

以史永安爲三邊總督

陪永安者尹同舉也

以牟志夔爲山西巡撫

以陪詹爾達得之也志夔建祠稱頌于像前稱上

公萬福行五拜三叩頭禮其媚內鎮臣備諸醜態
以劉志選爲南京操江巡撫

以陪王一中得之也志選爲逆璫效死力誣讒

中宮大逆不道而爲操江時仗勢勒索古董玩好
尤貪橫無忌

以李若珪爲刑部左侍郎

以陪孫國禎得之也

以梁應澤爲郎陽巡撫

陪應澤者俞誨也

三月

行人汪邦柱宋鳴梧閒住

俱因題差主考處之

吏部郎中蘇繼歐削奪

因推文選郎中處之初楊連過中州時繼歐曾邀飯後爲同邑孫繼錦所恐嚇自縊死

原任吏部郎中徐楠削奪

因推陞處之

原任吏部郎中龔世法削奪

因推陞處之

大理寺彭鵬化削奪副使等官有仲欽胡敬辰降調
以李桂芳奏之也

以韓日績爲南京禮部尙書

先推來宗道李康先楊景辰再推林欽楫韓日績
而日績得之

以潘汝禎爲南京兵部侍郎

以陪王黜得之

以姚宗文爲湖廣巡撫

宗文素與熊廷弼有隙欲用以治其黨也

以焦馨爲寧夏巡撫

先推白儲詔張捷再推耿好仁而馨得之

四月

刑部員外晉承命降調

原任保定巡撫程正已擬徒

山西撫按曹爾顏劉弘化問擬正已徒配具奏奉
旨正已依擬發配着親身擺站地方官不許徇情
賒贖代替

河南副使楊廷槐削奪

以李明道忝之也

編修姜曰廣簡討胡尙英削奪右中允林鉉閉任

俱因推陞處之

以王之臣爲兵部尙書

陪之臣者邵輔忠也

野臣曰之臣兇邪異常爲璫腹心璫敗逆案開

任人謂法不盡罪而王永光爲冢宰時尙登啟

事非

皇上聖明則逆案以次翻矣

以許宗禮爲左副都御史

陪宗禮者孫國禎也

以張樸爲南京戶部尙書

以陪倪斯蕙得之

五月

主事晏清削奪

因推升處之

南京通政吳崇禮致仕大理寺少卿倫肇修削奪

俱因會推處之

吏部主事沈景初削奪

因推升處之

原任御史王允成巡按題問

以李嵩爲南京戶部侍郎

以李夔龍爲左僉都御史

因陪推得之

以張延登爲浙江巡撫

先推郭興治潘士聞再推楊維新馮時行而延登

得之陪延登者錢策杜詩汪起鳳也

朱國盛加右副都御史

以漕運太監崔文昇薦之也

以田生芝爲南京通政

以陪會陳易得之

以張曉爲宣大總督

先推張九德秦士文再推曉得之陪曉者王點也

以孫國禎爲登萊巡撫

陪國禎者崔爾進也

起曾汝顧爲戶部左侍郎張我續爲戶部右侍郎

我續爲川湖總督貪淫非人類一婢爲魏忠賢同
姓因加于嫡妻之上進京八擡稱魏太七而璫呼
我續爲張姑爺云

以魏撫民爲尙寶卿

撫民逆難也素爲丐子以忠賢廢得聖鄉然則冢
臣周應秋之罪不容誅矣○璫謀害三吳諸君子
欲用撫民爲應天巡撫一日傳問尙寶卿可推開
府否應秋唯七未幾璫敗不果用後下獄尙各監

翻筋斗乞錢人指之曰此魏尚寶也可發一笑
以張翼明爲大同巡撫

六月

以陳具慶張士範爲應天主考

七月

崔呈秀奪情視事呈秀陞兵部尙書仍兼左副都御
史吉服到任

以王之臣爲寧遠督師賜尙方劍

原推劉詔王應豸畢自疑內旨用之臣

以溫體仁爲吏部侍郎

野臣曰體仁與王永光始終護局永光爲冢宰
四年欲翻逆案者屢矣後以事敗體仁以戊寅
杖卜不與七周延儒發錢謙益科場事得入閣
爲首輔數年盡與正人爲仇天下恨之

八月

郭士望自請起用

有 旨士望爲東林陷害公論旣明卽與起用
敘捷功三殿告成功有差

東夷圖錦州踰月圍解邊臣閔臣報捷歸功忠賢
于是吏部尙書周應秋等翰林院楊景辰等太常
卿林宗載給事中吳弘業等御史安伸等南冢宰
王在晉等俱頌厥臣功德或合詞或專奏掄楊鋪
張懽呼舞蹈于是封王並封兩公之議興魏鵬翼
以四歲封安平伯朝臣普加賞賚官保斗量尙書
都憲常僕車載而錦衣無坐處矣袁崇煥以賞薄
請告允之○時霍維華以已廢讓崇煥有旨切
責維華仍發崇煥談款之謨蓋款實忠賢意使謝

二過崇煥耳

殿工敘功厥臣子弟一人封東安侯朝臣增級賜
金益濫于捷功蓋二功謝恩之日卽鼎湖拔髯之
日也且 熹宗弭雷者踰半月矣不知此時之
旨出于何人穢哉一時充庭之人矣

野臣曰予觀天啟丁卯八月間事豈非天哉豈
非天哉時逆豎據騎虎之勢而諸臣懷左袒之
心設不幸如趙高之引璽登殿卽成敗不可知
而天下蓋多事矣乃眞人不必有代來之迎而

太尉亦無入軍之擾聲色不動去奸若脫此固
極則必反要亦非人力所私與者矣獨怪附逆
諸臣方蒙面而爲逆官旋比肩以事

聖主覲已至矣消猶不懼予于是不惟慶幸繫之而

亦感慨及之矣記是時曾爲一詩云滿地冠裳

共祝年嵩呼猶幸未盈千

時稱九千歲
若盈則萬矣

那知殿

角曾二震遂有龍飛自九潛錫土羣兒徒自貴

敝衣乞賜可能穿

劉瑾既禽求敝衣遮體上賜
衣百件時俱事變遂歸獄矣

眼前反覆誰先識轂有朱丹亦可憐